

景觀

藝術生產： 北韓政治宣傳海報

● 鍾樂偉

談起北韓，一向被視為一個神秘的國度，雖然隨着近年愈來愈多外辦旅行團前往當地觀光旅遊，鮮為人知的面紗已陸續在旅客的北韓遊記中揭開，但北韓畢竟還是北韓，由於對外資訊仍是極度封閉，遊客能涉足的地方迄今為止依舊只局限在當局願意公開的部分樣板地區而已；明文或明文的旅遊禁忌經常在網絡上流傳，再加上我們相信各種出奇不意的事確實有可能在北韓這個國度內發生，所以，對於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我們來說，今日的平壤還是像謎一樣神秘而吸引。

過去數月，朝鮮半島政局忽然風雲變色。金正恩管治下的北韓，在不久前仍對外擺出劍拔弩張的姿態，對國際社會抱持敵視的態度，甚至有傳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會對處理北韓核問題失去耐性，按捺不住向平壤動武。踏入2018年，金正恩卻一反常態，透過平昌冬季奧運會的契機，先主動向南韓伸出友誼的橄欖枝，在板門店舉行兩韓歷史性的峰會，後來又決定與美國總統就核問題開展和談。坊間對北韓這個封閉政權忽然在對外態度上出現180度的轉

變，評價好壞參半。抱有懷疑論調的人，大多認為平壤花上數十年努力建設核武，一直對此珍而重之，不會輕易放棄；加上北韓在人權問題上有着劣迹斑斑的歷史，因而絕不會貿然改變對外不友善的態度。

經常被否定北韓改革意圖的陣營援引的例子，是2017年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 (Otto Warmbier) 懷疑在平壤被毒打致死的事件。瓦姆比爾在北韓旅遊期間涉嫌盜取酒店內的政治海報，最終被北韓政府宣布犯下顛覆國家罪，判處囚禁十五年，後雖有幸得到美國特使介入而突然獲釋，但卻有傳他在離開北韓之前被有關當局毒打至處於昏迷狀態，回國後最終傷重不治。不幸喪命的瓦姆比爾，是如平壤當局所說，因為感染肉毒桿菌而中毒昏迷，還是被毒打致死，孰真孰假我們無從稽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海報在北韓的地位必定是特別崇高，否則瓦姆比爾不會只是因為偷去酒店內的海報而被控以顛覆國家的罪名。

外界能接觸北韓國內資訊情況的渠道不多，官方的朝鮮中央電視台與

《勞動新聞》是僅有的能讓我們認識北韓的媒體。除了遊記、脫北者的自述之外，那些廣泛地在北韓大小城市和鄉村張貼的大型政治宣傳海報，成為外界窺看北韓國內的政治動向的重要素材。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月28日，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場面朝鮮：蕭惠姬藏品的二十世紀宣傳海報」展覽，首次於香港展出一批北韓的政治宣傳海報。這批海報除了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之外，亦在某程度上反映了北韓政府致力向民眾傳遞怎樣的政消息，為我們了解這個神秘的國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

一 北韓政治海報的生產

在共產主義國家內，事情不分大小，都不可避免地與政治連上關係，北韓也不例外。為了凝聚國民對政權的向心力，北韓政權自1948年立國開初以後，便牢牢地透過連番政治運

動，強化民眾的集體意識，並動員全體國民學習團結，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目標而委身貢獻自己的所有，參與國家更偉大和光榮的革命事業。早在1950至1960年代，北韓在韓戰結束以後，為了重振國內的基建發展，與三八線以南的敵對國南韓爭一日之長短，時任國家領袖金日成便發動了一場「千里馬運動」（1957至1961年的五年計劃），強調人定勝天，北韓有能力發展出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革新運動。

推動全民參與國家經濟建設，提綱挈領的政治口號當然是「千里馬運動」中最能鼓動人民熱烈成就國家發展的原動力。但除了朗朗上口的口號外，金日成也深知，要加強人民對投身運動的視覺感召效果，至關重要的一項舉措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圖畫形象配合政治口號，設計成一幅幅大型的政治宣傳海報，廣貼在北韓各大小城市和鄉村內，無時無刻提醒人民不要忘掉北韓的革命意識。



廣貼在北韓各大小城市和鄉村內的政治宣傳海報。（圖片由鍾樂偉提供）

為了把藝術與政治扣上關連，以便政權大規模發動群眾運動，金日成早於1959年便和平壤建立國內水平最高的美術產品製作室，名為「萬壽台創作社」。那裏匯集了各個藝術品類的藝術工作者從事創作，包括北韓畫布、刺繡、陶瓷、雕塑、宣傳海報等等的藝術生產。根據北韓媒體報導，萬壽台創作社一共擁有四千多名藝術家駐場工作，單以藝術家參與人數而言，它不單是全北韓最大，而且更是全球首屈一指最大規模的藝術生產中心^①。

能夠成為四分之三的北韓藝術家絕不簡單，他們不但是全國藝術界的精英，全部在國內藝術最高學府——平壤藝術大學畢業^②，而且在北韓身份地位不低，是負責政治宣傳工作的藝術家，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能力外，國家也注重他們的家庭背景。一般而言，在萬壽台創作社工作的藝術家，全都是家庭出身「成份」優良，而且對國家有貢獻的黨員。這樣便能確保他們對金氏政權忠心耿耿，放心對他們委以重任，主理政治敏感的藝術生產工作。

之所以稱之為「藝術生產」而不是「藝術創作」，是因為在北韓從事藝術工作的藝術家，都不曾擁有絲毫的創作自由。他們主要被委派的工作，就僅是按照上級的指令，把早已由藝術管理部門完成構思的圖樣，一步一步生產出來而已。以生產政治宣傳海報為例，當萬壽台創作社的海報生產藝術家收到上級的製作指示後，接下來的工作只是需要按照政治部門提供的構圖，遵照構圖內不同部分的設計與用色指引，精準地把有關構思繪畫出來便成^③。在整個生產過程

中，不會也不可有有任何個人色彩包含在內。

此外，在北韓國內生產政治宣傳海報，有別於蘇聯、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生產規模。由於北韓資源貧乏，一般除了大城市以外，大部分其他地區都沒有足夠的紙張與印刷資源，把原來由藝術家親筆繪製的海報透過印刷機作大規模複印，然後廣泛地張貼。因而，北韓出現了一批受聘於國家，主要從事海報臨摹工作的藝術工人。一般而言，這些海報主要用於鄉村。臨摹工人先參考那些原有的宣傳海報，再在7至8米高×5至6米闊的大型油畫布上，按照原圖重新製作出一幅增大版油畫，並在畫上塗上化學物料與澱粉，防止顏料因下雨或下雪而褪色以至損毀^④。然而，這些藝術工人的地位及不上宣傳藝術家。

二 為權力服務的宣傳海報

金日成曾經說過：「不能讓平民百姓明白的藝術，不算是藝術。」^⑤為了加強透過藝術向民眾灌輸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成效，金日成在建國之初早已草擬一個藝術發展計劃，並成功邀請俄籍高麗人邊月龍 (Pen Varlen) 前往平壤，協助重建韓戰後的平壤藝術大學，包括為該校編寫藝術課程、培訓藝術教師等。在駐北韓的十五個月間，他引介了蘇式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繪畫風格，讓北韓的油畫藝術家吸收那些獨有的畫風，對北韓藝術帶來了重要影響。

195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金日成慢慢在國內獨攬大權，與蘇聯爭奪



已故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與金正日的畫像。(圖片由鍾樂偉提供)

共產國家之首的權鬥也日益激化，蘇朝兩國關係陷入僵局，邊月龍也被迫離開平壤回到莫斯科。自此以後，金日成治下的北韓建立富有自家特色的「主體」思想(Chuch'e/Juche)體制，不只走上鎖國的道路，甚至連藝術生產方面，也開始把「主體」思想融入政治海報宣傳內容之中。

觀乎1950年代至今北韓的政治宣傳海報，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類是以呈現兩位已故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與金正日在現實或虛構環境下，表現出合乎北韓「主體」思想的領導風範的政治信息類海報；第二類則是以強烈的政治語言，向國民灌輸無時無刻也要對抗外敵(包括美國、南韓與日本)、抱有保家衛國使命的軍事信息類海報；第三類就是較多在海外展覽中展出，有關北韓政府向國民呼籲要傾盡全力協助國家發展經濟的社會經濟信息類海報。其中以第三類政治海報最能反映時代背景，也是「場面朝鮮」展覽展出的多數展品，不論在構圖設計、用色，以及主角人物與

前後背景對照方面，都有着與前兩類海報截然不同的特色。

首先，由於要推動國家發展自給自足的經濟力量，以呈現出欣欣向榮、正面與樂觀信息的方式構圖，能讓民眾感受到國家正朝着光明大道進發。例如要提倡增加農業產量的「一年雙耕」政策(主要為種植稻米與玉米)時，海報《讓我們廣泛發展雙作制!》(彩頁圖十四)一邊用上象徵着耕作豐盛的翠綠色，展現農民滿臉笑容地在春夏種植；另一邊則以收成滿載的金黃色，呈現出農夫駕着拖拉機在秋天懷着自信地收割，由此向國民推廣增加農地產量的好處。

其次，構圖上充分運用主角與背景的前後大小來表達政治信息，亦是北韓政治宣傳海報的另一大特色。例如在《讓我們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風景猶如金色掛毯一般美麗!》(彩頁圖九)呈現山河亮麗的北韓名勝金剛山時，畫家在構圖上先以一位臉帶微笑的女性作前景主角，後景則是園林山景、井井有條的河道與整齊不

紊的標緻樓房，帶出前景女子有感國家美麗的國土而會心微笑。這種前後景的繪圖設計，不但凸顯前景人物的表情豐富，而且在後景宏偉的襯托下，更能立體地表現出北韓的風光明媚。

另外，從不少宣揚建設國家經濟發展的政治海報裏，也不難發現當中構圖的主角都是以女性為主，例如《讓我們向農業戰線挺進！》(彩頁圖八)與軍事信息類海報中多以男性軍人為重心的設計略有不同。一直以來，北韓承襲了古時朝鮮時代的保守封建思想，社會上維持「男主外女主內」的守舊家庭觀念。然而，就在建設國家經濟任務開展以後，女性慢慢改變昔日只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僵化角色，開始參與更多農務耕作等工作，為國家出一分力。從這一點看，北韓政治宣傳海報反映出(甚至在背後鼓吹)在建設國家的任務面前女性與男性平起平坐的信息。



《大米就是社會主義。讓我們集中全力猛攻農業！》
(圖片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提供)

除了圖像，海報所採用的口號標語，也反映出北韓政府習慣以強制性口吻對百姓下令命令，要求全民執行國家目標的作風。如在一幅鼓動民眾全力種植稻米的海報中，就以一句「讓我們集中全力猛攻農業！」作為倡議口號；在鼓勵民眾多飼養白兔時，又以命令式的語句，在海報上寫上「讓我們飼養更多肉兔！」(彩頁圖七)；此外，在推動國民支持參與國技運動的海報中，又以「讓我們再接再厲發展我國卓越的體育運動和民間活動！」(彩頁圖十二)這樣帶威嚴的語氣來提醒國民。為了加強語調，標語多以感嘆號作結尾；而且為了保留北韓韓語的特色，口號也全都採用北韓國內通用的朝鮮語撰寫，未有夾雜任何昔日從日語借來的字詞。這些都反映出北韓政治宣傳海報瀰漫着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三 境外展覽與出售的可能性？

一直只在北韓國內流傳張貼的政治宣傳海報，在1990年代以前從沒有任何機會在北韓境外展出，更遑論轉售至海外收藏家的手上。這是因為北韓政府一方面視政治海報為非賣品，只限用於國家政策宣傳；另一方面認為買賣屬資本主義行為，對於奉行社會主義的北韓而言，絕不容許民眾私下進行市場買賣。

當然這只是北韓當局的「語言偽術」而已。早在1970年代開始，平壤萬壽台創作社便因應國際社會對北韓製作的藝術品擁有一定需求，於是私自另設一個專門處理外國訂單的「萬

壽台海外開發會社」部門^⑥，為海外買家生產北韓的雕塑與海報，以賺取外匯。

據悉，北韓的萬壽台海外開發會社至今透過接受海外（特別是非洲國家）訂單，生產銅像、雕塑等工藝品與海報而賺取的收益，高達1.6億美元。除此之外，北韓政治宣傳海報也透過英國商人博納（Nick Bonner）於2005年在北京開設的網上買賣平台，得以廣泛出售。後來，他更在北京798藝術區內興建了萬壽台創作社美術館，不時在北京與丹東等地舉辦北韓海報展覽，供中國大陸對北韓海報感興趣的買家，買入藝術家親手繪製的北韓海報現貨，或直接向平壤萬壽台創作社下訂單，創作社即按其需要繪製獨一無二的海報，單是一張海報的售價可高達10萬美元以上。另外，意大利商人切其歐尼（Pier L. Cecioni）亦於近年在歐洲畫廊市場極為活躍，從北韓買入宣傳海報並在歐洲市場出售，利潤不菲。

然而，隨着近年聯合國安理會加強對北韓國內經濟活動實施全方位的經濟制裁，自2017年起，平壤萬壽台創作社也被列入涉嫌為北韓政權圖利、賺取外匯支援國家核計劃發展的幕後黑名單之一，並禁絕其一切有關北韓海報的海外買賣活動。連帶早年經常在海外不同城市舉辦過的不少北韓海報展覽會也被迫停辦，例如2015年在南韓高陽市舉辦過的北韓繪製海報展覽；後來在荷蘭、奧地利、英國等地也展出過為數不少的具北韓社會主義特色的宣傳海報，今天也在國際藝術圈絕迹。

當然，隨着最近北韓局勢逐漸轉向溫和發展，聯合國針對平壤實施的

經濟制裁措施，或許在金正恩慢慢帶領北韓向無核化之路邁進時，將會一步步地開始鬆綁。若是如此，在海外舉辦有關北韓政治宣傳海報的展覽，或能在未來一段日子再次恢復過來。只是到那一天來臨之時，具封閉性又富濃厚「主體」思想意味的北韓政治宣傳海報，可能已成為歷史文物了。

註釋

① Jane Portal, *Art under Control in North Korea* (London: Reaktion, 2005), chap. 6.

② Yvonne Boag, "An Interview with BG Muhn on the Art of North Korea", *Artlink* 35, no. 4 (2015): 82-87.

③ BG Muhn, "Colouring inside the Red Lines: North Korea Expert Debunks Myth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Country's Art", *Index on Censorship* 46, no. 2 (2017): 8-11.

④ Soyoun Kim, "Rethinking North Korean Posters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and Culture Technology* 1, no. 1 (2017): 30.

⑤ Rüdiger Fran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 Korean Arts", in *Exploring North Korean Arts*, ed. Rüdiger Frank (Nuremberg: Verlag für moderne Kunst, 2011), 9-30.

⑥ Shine Choi, "Re-viewing Sovereignty, North Korean Authoritarianism, and Art", in *Art and Sovereignty in Global Politics*, ed. Douglas Howland, Elizabeth Lillehoj, and Maximilian May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239-65.

鍾樂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